

白

痴

上

卷

白痴

上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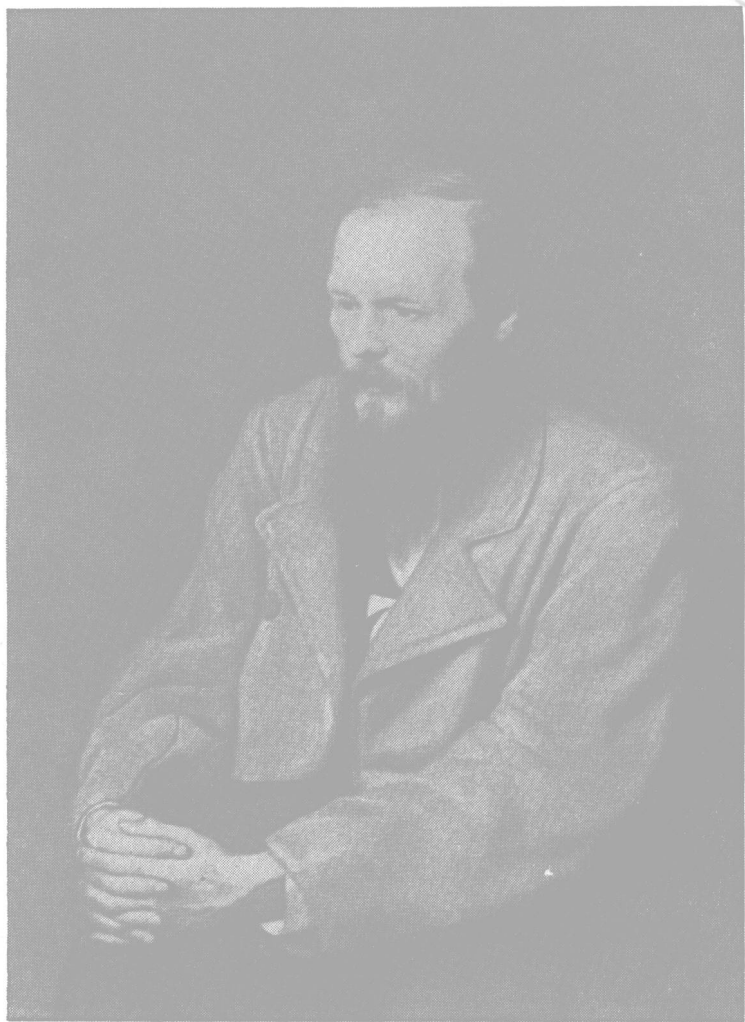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耿济之译

王 琴 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• 北 京



作 者 像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十一月底，融冰的日子，早晨九点鐘左右，彼得堡—华沙鐵路有一趟列車开足馬力，駛近了彼得堡城。天气陰湿，且有重霧。从車窗向外望去，鐵路两旁十步以外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旅客中也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；但是三等車比較拥挤，里面坐的全是短途乘車的小生意人。大家自然都很疲乏，經過一夜的旅程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，人人都冻得發僵，臉是灰黃的，好象霧的顏色一样。

在一輛三等車內，有两个旅客，从黎明时起就对坐在窗边。这两个人都很年輕，都沒帶多少行李，他們的衣服都不講究，面貌都很特殊，再有，两个人又都願意攀談。假使他們俩彼此知道他們在这时候有什么特別出色的地方，那么，他們对于在彼得堡—华沙鐵路三等車廂里相互对坐的巧遇，一定会表示驚訝了。他們中間一个身材不高，二十七岁模样，頭髮鬚曲，顏色發黑，眼睛是灰色的，很小，但是炯炯有神。他的鼻子扁平，臉上顴骨隆起；两片薄嘴唇不时露出一種傲慢、嘲諷、甚至恶毒的微笑；但是他的額头很高，形状也很好看，弥补了面孔下部的缺陷。在这个青年人的臉上，特別显眼的是象死人一样蒼白的面色，青年的体格虽然十分强壮，可是由于面色的关系，使他的全部面貌

都帶有倦態。同時，他還露出一種極端熱烈的表情，這和他那傲慢的、粗暴的微笑，和他嚴厲的、自負的眼神都不相稱。他身上很暖和，穿着一件寬大的、小羔皮的黑色緊領大氅，夜里沒有受凍。但是，他的鄰人對於俄羅斯十一月潮濕的寒夜顯然缺乏準備，所以只好渾身發抖，飽嘗它的滋味。他穿着一件十分肥大和厚重的斗篷，上面有一頂風帽。這件斗篷和在遙遠的異邦（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）的旅客們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樣，當然啦，那些旅客並不打算走從埃特庫寧到彼得堡這樣長的路程。但是，在意大利有用，而且感到十分滿意的東西，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。這件帶風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一位青年，也有二十六或二十七歲，身材比普通高些，一頭濃密的金髮，臉頰內陷，疏疏落落地生着一點幾乎全白的小鬍子。他的一雙碧眼很大，經常凝聚不動；它們流露着一種平靜的但是沉痛的神色，它們充滿一種奇怪的表情，有些人冷眼一看，就會猜出他患有癲癇症。但是，這個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、柔嫩的、干淨的，只不過缺乏血色，現在甚至凍得有些發青。他手里搖晃着一個用褪色旧綢裹着的小包袱，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的行李了。他的腳上穿着厚底皮鞋，帶有鞋罩——全不是俄國式的。那個穿着緊領外套、生着一頭黑髮的鄰座旅客看清了這一切，一方是由于無事可做，終於就問起話來了；他帶着一種冷嘲的樣子，當人們對鄰家的失敗幸災樂禍時，有時會表現出這樣無禮的、粗魯的神情。他問：

“凍僵了麼？”

說罷，聳了聳肩膀。

“冷得厲害，”鄰座的人異常爽快地回答說，“您瞧，這還是融冰的日子呢。假使到了大寒，那又該怎樣呢？我真沒想到，咱們

国家会这样冷。我已經不習慣了。”

“您是从国外回来吧？”

“是的，从瑞士回来。”

“啊！原来如此！……”

黑髮的人打了个口哨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两人攀談起来。披着瑞士斗篷的金髮青年在回答那个黑臉邻人的一切問題时，表现出惊人的直爽；他对于一些十分魯莽、無關痛痒、毫無意味的問題，并不發生任何的怀疑。他回答說，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經很久，有四年多了，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，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經病，这病类似癲癇或者維多司跳舞病，有些震顫和痙攣。黑臉的人听他說話时，冷笑了好几次。他問：“怎么样，外国医生給您治好了嗎？”金髮青年回答說：“不，沒有治好。”黑臉的人当时笑得特別厉害。

“吓！錢大概花費了不少吧？咱們国里的人偏偏相信外国医生呢，”黑臉的人带着諷刺的口吻說。

“这是实在的！”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插嘴說。这位先生穿得很坏，好象是个很冷酷的小官僚，四十来岁，体格强健，紅鼻子，滿臉疙瘩，“这是实在的，他們只是白白地騙取俄国的一切資源！”

“在我这件事情上，您是不对的，”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靜而和藹的声調說，“由于我不了解整个的情况，当然我不能够同您爭辯；不过，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錢給我做回国的路費，而且当我在国外的時候，他差不多养活我两年。”

“怎么？沒有人供給您錢么？”黑臉的人問。

“是的，在国外的時候，本来由伯夫里柴夫先生供給我錢，可是他在两年前去世了；后来，我写信給国内的叶潘欽將軍夫人，

她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但是没有接到回信。所以我只好这样回来了。”

“那末，您投奔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您是說，我要住在哪里么？……老实說，我还不知道呢……是这样……”

“还没有决定么？”

两个听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了。

“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？”黑臉的人問。

“我敢打賭，一定是这样，”紅鼻子的官員帶着洋洋得意的樣子，附和着說，“他在行李車里一定沒有寄放什么东西。不过我們還要提一下，貧非罪也。”

結果确乎是这样：金髮青年特別爽快地，馬上承認了這一點。

“您的包袱总是具有一些意义的，”官員繼續說，那时候他們已經笑了一个飽了（應該注意的是最后，包袱的主人也望着他們笑了起来，这更增加了他們的樂趣），“我們虽然可以打賭，說里面沒有法国、德国以及荷兰的金幣，只要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，就可以确定这一点，但是……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个象叶潘欽將軍夫人那样的亲戚，那末，这个包袱就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了；当然，假使叶潘欽將軍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，您沒有由于疏忽大意而弄錯的話，……人們由于粗心或者想象力太丰富，常常会發生錯誤的……”

“您又猜对了，”金髮青年接着說，“我真是几乎弄錯了。这就是說，她跟我差不多沒有亲戚关系。我沒有得到她的回信，老实講，我当时一点也不惊奇。我早就料到了。”

“您白花了寄信的郵資。唔……至少說，您是坦白而誠懇

的，这倒可以夸奖！唔……我認識叶潘欽將軍，因为他是社会名流。在瑞士供給您生活的那位已故的伯夫里柴夫先生，假使他就是尼古拉·安德列維奇·伯夫里柴夫的話，我也認識。姓伯夫里柴夫的有两个人，是堂兄弟。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。至于已故的尼古拉·安德列維奇，倒是一个很可尊敬的人，平日交往很多，在世时有四千名农奴……”

“对，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古拉·安德列維奇·伯夫里柴夫。”青年人回答以后，就以好奇的眼光不住打量这位万事通先生。

在某种社会阶層內，有时会遇見，甚至常常遇見这类万事通先生。他們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他們把全部的智慧 and 才能，把經常活躍的好奇心，不可遏止地集中到一个方面。当然啦，現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解釋說，这是因为他們缺少比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見解的緣故。不过，所謂“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”这几个字只是指着是一个非常狹小的范围而言，就是說：某人在什么机关服务，他認識誰，他有多少财产，在哪一省当过省长，娶什么人为妻，妻子陪送多少嫁妝，他的堂兄弟是誰，表兄弟是誰等等，諸如此类。这类万事通大半都穿着捉襟見肘的衣服，每月領十七卢布的新俸。他們熟知底細的那些人物当然想不出他們这样做的动机，不过，他們有許多人都从这种簡直和整門科学相符的知識得到充分的慰藉，达到自尊自大、甚至精神極度滿足的地步。这倒真是一門富有魅力的科学。我看到一些文人学者，詩翁和政治家，在这門科学里寻求而且居然找到高度的舒适生活和目的，甚至根本就靠这个起家。在这番談話的整个期間，黑臉的青年都在打哈欠，毫無目的地向窗外張望，急不可耐地期待旅程的終了。他心神不定，而且心神不定得很厉害，几乎露出惊慌的样子。他的举止有些奇怪：有时似听非听，似看非看；有时笑起来了，連自己

也不知道，不了解笑的是什么。

“請問貴姓？……”滿臉疙瘩的先生忽然對那個拿着包袱的金髮青年說。

“列夫·尼古拉耶維奇·梅思金公爵，”金髮青年馬上很爽快地回答說。

“梅思金公爵么？列夫·尼古拉耶維奇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甚至听都沒有听見過，”官員一邊沉思，一邊回答說，“我講的不是姓，這個姓自古以來就有，在卡拉姆辛的歷史里可以而且應該找到它。我指的是您本人。真的，在任何地方都遇不到梅思金公爵族下的人了，簡直是消息茫然。”

“那自然委！”公爵立刻回答說，“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，現在除了我以外，已經完全沒有了。我覺得，我是梅思金家最後的一個男人。至於我父親一輩和祖父一輩的老人，都是鄉下的田主。不過，我的父親是士官學校出身，當過陸軍少尉。我不知道叶潘欽將軍夫人怎麼也算是梅思金公爵的一族，大概她是族里最後的一個女人了……”

“嘿嘿嘿！自己族里最後的一個女人！嘿嘿！您說的多么幽默呵！”官員嘻嘻地笑起來了。

黑臉的人也冷笑了一聲。金髮青年也吃了一驚，他奇怪自己怎麼會說出這樣相當下流的俏皮話來。

“您要知道，我是完全無心說出來的，”他終於很驚异地解釋了一句。

“當然當然，”官員很愉快地迎合着說。

“公爵，您在国外跟大学教授学过科学么？”黑臉的人突然問。

“是的……学过……”

“我可从来没有求过学。”

“我也只是学了一星半点罢了，”公爵补充說，几乎带着道歉的口气，“我因为有病，他們認為我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。”

“您認識罗果靜家的人么？”黑臉的人快嘴問道。

“不，我完全不認識。我在俄国認識的人很少。您姓罗果靜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姓罗果靜，名叫帕尔芬。”

“帕尔芬么？不就是那个罗果靜家的人嗎……”官員特別郑重地說。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”黑臉的人带着很無礼的急躁样子，連忙打断官員的話。不过，他連一次也沒有拿滿臉疙瘩的官員做对手，一开始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說話。

“但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官員驚訝得發呆了，他的眼睛几乎要瞪了出来。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種崇拜和諂媚、甚至畏懼的神情。“您就是那位世襲榮譽公民謝敏·帕尔芬諾維奇·罗果靜的少爷嗎？他不是在一个月以前去世，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遺產嗎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遺產呢？”黑臉的人打断他的話，这回連向官員望也不屑于望一眼。“你瞧！（他对公爵使个眼色，指着官員說）他們馬上鑽营上来，这对于他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的父亲的确是死了，我过了一个月才回家奔喪；我是从蒲司可夫来的，几乎連一双皮鞋都沒有。我的混蛋兄弟，我的母亲，既不給我寄錢，也不通知我一声！簡直象对待狗一样！我在蒲司可夫害了热病，整整躺了一个月。”

“現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卢布啦。这还是最少的估計呢，我的老天爷！”官員摆着双手。

“請問，这与他有什么相干！”罗果靜又很恼怒地、恶狠狠地冲他点头。“哪怕你就头朝下在我面前走路，我也不給你一个戈比。”

“我一定这样走，我一定这样走。”

“你瞧！哪怕你跳一星期舞，我也决不給你，决不給你！”

“你不給就不給吧！我本来就該这样作；你不給就不給吧！我还是要跳舞。我就是把老婆孩子都扔掉，也要在你的面前跳舞。我應該对你表示敬意，我應該对你表示敬意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黑臉的人吐了一口唾沫。“五个星期以前我也象您一样，”他对公爵說，“拿着一个小包袱，离开父亲，跑到蒲司可夫的孀母那里；我在那里害热病，躺下来了。当我不在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。他得了急病，一口气上不来噎死了。給死者一个永恒的遺念吧！不过，他当时几乎活活把我打死！您信不信，公爵，这是真的！当时我如果不逃走，一下子他就会把我打死了。”

“您做了什么事情使他生气？”公爵問，帶着一種特別好奇的神情仔細打量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。公爵虽然觉得万貫家私和承襲遺產确有可以注目的地方，不过，他感到興味而且驚訝的却还有別的东西。罗果靜不知为什么特別乐意跟公爵攀談。不过他所以想对談，多半是由于肉体上的需要，而不是由于精神上的需要；多半是由于心神不宁，而不是由于为人坦率；他由于心里忐忑不安，心惊意乱，所以总想看看什么人，講講什么事。他觉得自己至今还害热病，至少是在發燒。至于那个官員，他死盯着罗果靜，連大气都不敢出；他傾听着，掂量着罗果靜每一句話，仿佛寻觅金剛鑽似的。

“他的确是生气了，而且他的恼怒也許有道理，”罗果靜回答

說，“但是我的兄弟对我可太坏了。我不能責难母亲，因为她是个老太太，讀‘殉教傳’^①，和老太太們坐在一起閑聊。我的兄弟仙卡說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他为什么当时不来通知我呢？我明白他的鬼心思！不錯，我当时的确病得昏迷不醒。听人家說，家里打电报来了。但是，那电报是打給我嬌嬌的。她在那里守寡十三年，从早到晚同瘋僧們鬼混。她不是个正派的修女，比修女糟糕多啦。她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，沒有拆开，就把它送到警察局去，它至今还留在那里。只有郭涅夫，瓦西里·瓦西里奇，很帮我的忙，他把一切情形都写信告訴我了。有一天夜里，我的兄弟把我父亲的錦緞棺罩上的金纓絡割下来了，說道：‘它們值多少錢啊！’为了这一桩事情，只要我願意的話，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因为这是褻瀆聖物。喂，你这个稻草人！”他向官員說，“在法律上，褻瀆聖物有什么罪？”

“褻瀆聖物！褻瀆聖物！”官員立刻随声附和。

“犯了这种罪，是不是該充軍西伯利亚？”

“充軍西伯利亚！充軍西伯利亚！立刻送到西伯利亚去！”

“他們以为我还在那里生病呢，”罗果靜又对公爵說，“但是我不声不响地，悄悄地帶着病上了火車，动身回家。小兄弟謝敏·謝敏諾維奇，你給我開門吧！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說过我的坏話。不过，我当时的确为了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把父亲惹恼，这是实在的。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。我做錯了。”

“为了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么？”官員諂媚地說，似乎在那里考虑什么事情。

“你不会知道她！”罗果靜不耐煩地对他喊道。

① 关于聖徒的宗教傳說集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我知道!”官員帶着勝利的口吻回答說。

“又來了! 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有的是呢! 我對你說, 你真是個無耻的家伙! 我早就知道, 一定有這種家伙立刻來糾纏的!”他繼續對公爵說。

“也許我知道呵!”官員坐立不安了。“我萊白及夫是知道的! 公爵大人, 您現在責備我, 但是假使我拿出証據來又怎樣呢? 說起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, 您的老太爺就是為了她要用狼木杖教訓您一頓。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姓巴拉士柯娃, 也算是一個貴族小姐, 公爵小姐之類, 她和一个姓托慈基的相識,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阿法那西·伊凡諾維奇, 她只和他一個人要好, 他是地主, 又是大資本家, 許多公司和會社的股東, 因此和叶潘欽將軍成了至交……”

“啊, 你原來是這樣的呀!”最後, 羅果靜的確大吃一驚。“活見鬼, 他果然是知道的。”

“我全知道! 萊白及夫統統都知道! 公爵大人, 我曾經給阿历山大·李哈曹夫當過兩個月跟班, 也是在他的父親死后。我知道一切的道路和角落, 結果, 沒有我萊白及夫, 他連一步路也走不了。他現在住在債務監獄里。當我隨着他走動的時候, 就有機會認識阿尔孟司, 柯拉里亚, 柏慈卡耶公爵夫人和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, 而且也有機會知道了許多事情。”

“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么? 難道她和李哈曹夫在一起么?……”羅果靜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, 气得嘴唇都發白了, 不住哆嗦着。

“沒有什麼! 沒有什麼! 真是沒有什麼!”官員看到話頭不對, 連忙解釋說, “李哈曹夫用多少錢也弄不到她! 不, 她決不是阿尔孟司那樣的女人。她只跟着托慈基一個人。她晚上坐在大

戏院或法国戏院的包厢里面。軍官們自然可以信口开河，但是他們也找不到什么把柄，只是說：‘这就是那个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，’也就完了；他們再也沒有往下說什么！因为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可說的。”

“的确是这样，”罗果靜皺着眉头，很陰郁地肯定說，“扎聊芮夫当时也是这样对我說的。公爵，我当时穿着我父亲用了三年的外套，跨过涅瓦大街。她正从一家商店走出来，上了馬車。我立刻象渾身起火似的。我后来遇到了扎聊芮夫，他跟我完全不一样。他好象理髮館的伙計，架着一片单眼鏡。但在我父亲的家里，我們穿的是塗油的皮靴，喝的是素菜湯。他說，你和她配不上。他說，她是一位公爵小姐，她的名字叫做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，姓巴拉士柯娃，和托慈基同居。托慈基現在正不知道怎样摆脫她才好，因为他已經完全达到人生最好的年齡——五十五岁，想娶全彼得堡第一位美女为妻。他当时又对我說，今天就可以在大戏院里見到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，她一定坐在樓下的包厢里看芭蕾舞。在我父亲家里，假使你想去看芭蕾舞，那准会受到懲罰，父亲恨不得把你打死！但是，我偷偷地跑去看了一小时，又見到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。当天晚上，我整夜都沒有睡好。第二天早晨，去世的父亲給我两張五厘的証券，每張五千卢布，他說，你去卖掉它，然后給安得列夫事务所送去七千五百卢布，你不要到別处去，剩下多少立刻給我拿回来；我等着你。証券我卖掉了，錢到了手，但是我沒有到安得列夫事务所去，我一直跑到一家英国商店，挑了一对耳环，每只耳环上的鑽石差不多有胡桃那么大，我拿出所有的錢，还短四百卢布，我說出自己的名字，人家才賒給我。我拿了耳环去找扎聊芮夫，如此这般地向他說了一套，我央求他說，好兄弟，領我到娜司泰謝·費里帕

夫娜那里去吧。于是我们就去了。当时我的脚底下是什么，前面是什么，旁边是什么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而且也不记得了。我们一直走进她的客厅，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。我当时没有说出我姓甚名谁，只是由扎聊芮夫说：“这是帕尔芬·罗果静送给您的，作为昨天的见面礼。请您收下吧。”她打开一看，笑着说：“请您向贵友罗果静先生致谢，谢谢他的盛意。”然后她鞠了一躬，就走出去了。我当时为什么不死在那里呢？我所以前去，就是因为我心里想：“我反正不活着回家啦！”最使我生气的，就是那个小鬼扎聊芮夫竟把一切好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。我的个子很小，穿得极坏，因为感到惭愧，就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，睁大眼睛看着她。扎聊芮夫却十分时髦，头发抹着亮油，烫得鬈曲，面色红润，领带是带格子的。他真是十分漂亮，十分潇洒。她当时一定把他当做我了！我们出来以后，我就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今后不许再胡思乱想！”他笑着说：“但是，你现在怎样回复谢敏·帕尔芬诺维奇呢？”我当时真想不回家，就往水里一跳，但是我又想：“事已如此，怎么还不一样？”于是，就怀着绝望的心情，回家去了。”

“啊哟！喔唷！”官员扮了一下鬼脸，浑身哆嗦起来。“您那位老太爷不要说为了一万卢布，就是为了十个卢布，也会把人送上西天，”他对公爵点点头。公爵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罗果静；罗果静的脸色这时候好象更加惨白了。

“把人送上西天！”罗果静重复着说，“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他继续对公爵说，“我父亲立刻把事情打听清楚了，扎聊芮夫更是逢人便讲。父亲把我捉住，锁在楼上，整整教训我一小时。他说：‘我这只是给你一点预备，等到夜里，我再来和你道别。’您猜怎么着？老头子竟跑到娜司泰谢·费里帕夫娜家里，向她鞠躬

到地，淌眼抹泪地央求她；她终于把那个盒子拿出来，扔给他說：‘老鬍子，把你的耳环拿去吧。这对耳环既然是帕尔芬在那样的風波中給我买来的，我現在觉得它的价值已經增加了十倍。請你向他問候，我謝謝他。’当时我得到母亲的帮助，向賽聊沙·博洛圖申借了二十卢布，就坐火車到蒲司可夫去了，一到那里，我就生了热病。我喝醉了酒坐在那里，老太太們对我念‘殉教傳’。后来我用最后的几个錢到酒店乱窜，整夜躺在街头，失去了知觉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身上就發起高烧来。在夜里的时候，还叫狗啃了我一夜。我好容易才算醒过来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現在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可以給我們唱歌啦！”官員搓着双手，嘻嘻地笑了起来。“大人，現在耳环算得了什么！現在我們可以賞給她一对同样的耳环……”

“你假使再提娜司泰謝·費里帕夫娜一个字，上帝做証，我一定要揍你一頓，不管你給李哈曹夫当过跟班！”罗果靜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，这样喊道。

“假使您揍我，那就是說您不会把我推出去了！您揍吧！您一揍我，我的身上就会留下您的手印了。……啊，我們到了！”

火車果然已經进站。罗果靜虽然說自己是秘密旅行，但已經有几个人前来接他了。他們呼喊，朝他揮着帽子。

“嗨，扎聊芮夫也来了！”罗果靜喃喃地說，露出很得意的、甚至似乎恶毒的微笑，看着那般人。然后，他忽然轉向公爵說：“公爵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您。也許是因为在这时候相遇的緣故。但是，我也遇到了他（他指着萊白及夫），却并不喜欢他。公爵，你到我家里来吧！我們可以把这双皮鞋給你脫下来，給你穿上頂好的貂皮大衣；再給你定制一套头等礼服，白色的，或者别的什么顏色的背心，把錢塞滿你的口袋……咱們一同到娜司